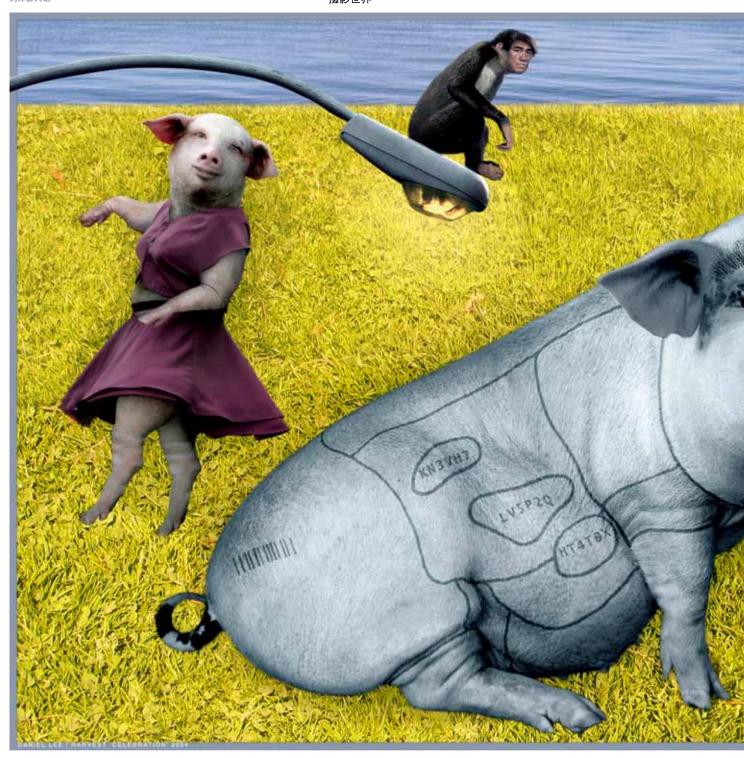
对岸影人记 **摄影世界**



Daniel Lee: The Evolution of an Artist 李小镜: 一个艺术创作者的演化

李小镜/图 傅尔得/文

Across the Strait 摄影世界



01 《庆典》

在李小镜位于纽约长岛的家里, 我与他在客厅的长方形木 桌前对聊了三四个小时, 最后我问了李小镜这样一个问题: "如 果要准备一个回顾展, 你希望那个展览要突显什么核心概念?"

"一个艺术创作者自己的演化。"

这个似乎毫不经过思考就给出的答案,让我很意外。对于 展览,他给出的答案却完全无关作品。

"我最终想传达的,并不是要让作品说话,而是我曾是如何演化、否定自我,改变风格。"在作为艺术创作者的李小镜看来,艺术家最重要也最难具有的品质,就是像毕加索那样,在不断

放弃自己的过程中突破自己。一个永远拥抱自己、热爱自己, 不舍得放弃自己的艺术家,是不太可取的。

演化,是创作母题

年近七十的李小镜,想在对自己交待与总结的层面上走得 更远。"艺术创作者的自我突破,都费了很大心思。我想给年 轻人留下一些借鉴,而这些借鉴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和意义"。

李小镜一直在否定自己,风格也一直在改变。作为一个以

摄影世界





02 《十二生肖》之猪

03 《十二生肖》之羊

摄影为主要创作方式的艺术家,他的作品很难被简单地归类。 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取材的《十二生肖》(<u>Manimals</u>),还是运用佛家轮回理念的《审判》(<u>Judgment</u>)、《108 众生相》 (108 Windows),抑或是从达尔文进化论和科技发展相关议 题而来的《源》(<u>Origin</u>)、《夜生活》(<u>Nightlife</u>)、《成果》 (<u>Harvest</u>),还是探讨人类未来性的《梦》(<u>Dreams</u>),他的 作品横跨中西,纵贯古今甚至未来。

当你要给创作了《十二生肖》的李小镜贴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标签时,他会毫不留情地转个身,向外界抛出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作品,让你在5分钟的时间内,看到一条鱼在变成两栖动物之后,演化成猿再进化成人的精彩视频。这个冷峻到不带一丝情感的作品,曾在世界各地展出,包括英国科学博物馆、瑞士科学博物馆。

李小镜的每一次突破,都是对自我的叛逆。这不仅包括他的创作内容,还有作品的呈现方式。

1995年的作品《缘》,李小镜制作了一个裸体躺姿但身上有很多乳房的半兽女人,借此来探讨人类生命的延续。展览时,他特地把作品制作成一个折叠摆放的屏风。"从不同的角度看,有不同的画面,在进退之间,它的造型在不断改变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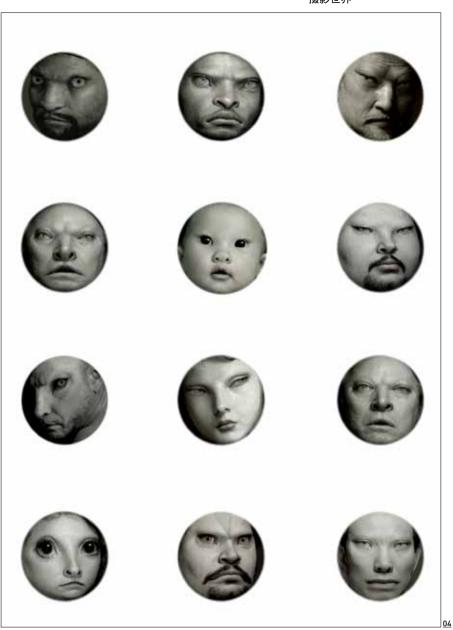
1996 年他创作的作品《108 众生相》源自苏州寒山寺新年 敲钟108下,这组作品2003 年在威尼斯双年展展出时,李小镜 在现场做了一个圆形的投影屏幕,让 108 位经由数码加工的人 兽面孔呈现。此外,他还把现场的观众席,布置成寺庙的蒲团, 而为了契合威尼斯双年展的当代属性,他选择了胶质的蒲团。 当这个作品 2014 年夏天在上海展出时,他又将蒲团的材质变回 为草。

《鱼》是李小镜即将在台中美术馆展览的新主题。目前,李小镜正在为这个展览做一些新尝试。他打开 iPad 给我看一些已经做好的现场模拟图,"鱼的概念是这样的:可能地球发展到最后都是水,人类那时候应该有能力决定自己长什么样子,或许变成鱼形在水里生活。我先做实体的鱼骨架,再做成动画。展览中我希望做成互动的效果,当人停下时,鱼也会朝你看,当人再靠近一点,它们就全都消失不见了。我还会做一个投影荧幕,观众用手触到电脑时,可以360度来翻转观看鱼。另外,还有一个作品,就是先做出鱼的骨架,再跟人的骨架结合。我的构想是一进去展厅,就会看到一条鱼的骨架飘在空中"。

李小镜就是这样不跟自己妥协。他探讨的议题看似广泛且 截然不同,但这中间却有着某种松散的联系。无论是作品的内容, 还是呈现方式,可以说,"演化"是他的创作母题。

2012 年,李小镜的作品《源》受邀参加第 13 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(Documenta)。这个国际重量级的艺术展,永久收藏了李小镜的作品。对一个艺术家来讲,这是对"成功"恰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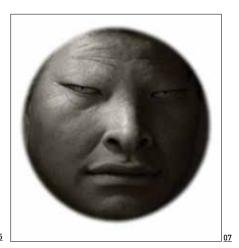
摄影世界



- 04 《108 众生相》部分拼图
- 05 《108 众生相》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展览
- <u>06-07</u>《108 众生相》细节







摄影世界 2014 11





好处的注解。坐在我面前的李小镜,说了这么一句话: "我觉得我已经值了。"即使他的声音缓慢而低沉,我仍旧听到了其中稍微起伏的心绪激动,这句话后,我们进入了短暂的沉默。

李小镜最初于 1993 年完成的作品《十二生肖》,持续产生 着影响。电影《阿凡达》的原创剧组,曾专门找过李小镜帮忙 设计造型。

《十二生肖》中一张"牛"的作品 1949 - Year of the Ox (1949, 牛年),也登上了不少摄影艺术类杂志的封面。值得一提的是,"有一个建筑学家,用我的照片做了他编辑的书的封面,那本书之后获了 MoMA (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)的奖。因为做了封面,作者还特别写了一篇关于'接种法'的论文收入在书中。"那篇论文里,在谈及不同时期的艺术如何影响建筑时,作者引用了三位艺术家:达芬奇、弗朗西斯培根、李小镜。对此,李小镜说"挺抬举的"。在"抬举"二字上,他稍稍放慢,且加重了语气。

不止是建筑,李小镜的作品也获得了医学界的赏识。"我

08 《源》

09 《审判》

10~11《丛林》

12 作品《梦》的展示现场

的小孩之前在纽约的一个大学学医,一个教授在讲解剖学时,在课堂上放了我的视频作品《源》。他还知道我的小孩就在课堂上,放完之后,他请我的小孩站起来,告诉大家艺术家就是他的父亲,孩子当场乐坏了。"

是时候来创造影像了

作为最早一批运用数码技术来进行 影像创作的艺术家,数码制作作为一个 标志性的特色,贯穿了李小镜的创作。"我 是最早用数码技术来创作作品,并在国 际上发表、介绍的。好像一直都有人在 等着看我会做些什么,所以我在创作时 会有一定的使命感,想要去启发人。"

李小镜似乎总是能敏锐嗅到时代的转变,当他 1992 年买下苹果电脑 Quadra950 之前,他早已准备好要迎接一个可以"创造"影像的时代。而在创作的过程中,他的"摄影可以突破一个平面"的概念也逐渐形成。在李小镜看来,数码技术解放了摄影的局限,让创

造影像成为一种可能。在买了苹果电脑的第二年,李小镜就发表让他一举成名的处女作《十二生肖》。其实,早在买电脑前,十二生肖的创作概念已经有了。

作为当代艺术之都,纽约成了刺激李小镜艺术概念形成的重要地标。"那时候我常常看展览,惠特尼双年展上有很多观念作品。有一个摄影家叫 Nancy Burson,我的创作受她影响很大。她也是制作头像,五官有一点点变形,画面有一点点模糊。当时,我就在想,如果有一间展厅,里面是中国的十二生肖,但实际上都是人,那样应该很好玩。据我所知,她创作那些作品时,电脑还没被广泛使用,她的先生是为美国FB(联邦调查局)做拼组人像的。"

纽约的 OK Harris 画廊为他的《十二生肖》开了个展。有一天,画廊的工作人员告诉李小镜,Nancy Burson 到画廊看了他的展览,还留了言:恭喜你,Daniel,我很高兴有人在继续这样的创作,谢谢你。

"这些艺术家多可爱,完全没有嫉妒,而是看到别人把她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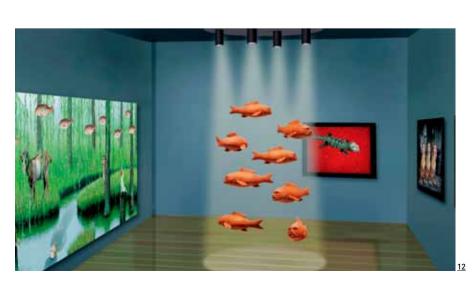
没做的东西做出来后而由衷地高兴。"这其实也正是纽约的可爱之处,李小镜的确在纽约开放和包容的怀抱下,走上了艺术创作的道路。

在纽约,你可以看见自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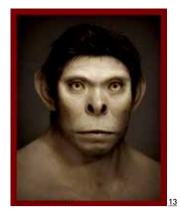
1970年代末,经历了石油危机的美国经济在逐渐复苏,彼时,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 Soho 区到处都是厂房,政府鼓励艺术家搬进去。之后,Soho 区见证了当代艺术的蓬勃发展。

就在那时,李小镜也在 Soho 区附近 买了房子,"那时候的 Soho 区很可爱, 在街上,远远地就能看到有人把自己涂成 白色,然后站在路边摆造型,疯疯癫癫的, 旁边偶尔有几个人停下来,看一看就走了。 再走几步,前边又有三个人在垃圾箱上跳 舞。那时候的艺术家大概也都不知道在做 什么。"虽说如此,但李小镜回忆起的一 幕幕,一定刺激过他大脑里某处的兴奋神 经,而那也正是 Soho 区活力的体现,"那 时 Soho 区画廊的总数,超过了整个欧洲。 在 West Broadway街上,随便进一栋大楼, 里面就有几十家画廊。周末要去看画,挑 两个大楼就够了。" 纽约不仅为李小镜的艺术提供持续滋养,而且,还让他尽快调试,找到适合自己的路。"纽约这个地方,最可取的是,你可以看到自己。比如,你的东西永远都会得到直接露骨的批评。我曾在想要打入艺术摄影界的时候,把作品拿去给画廊的人看,有人就会说:'这是什么!',有人根本不屑看,有人觉得太华丽了,他们都会直接跟你讲。"

拍《十二生肖》之前,李小镜陆续拍过十多年的人文摄影项目,这期间,他在中国大陆拍过运河,在纽约拍过三年的街 头流浪者,但那些都不适合纽约画廊的胃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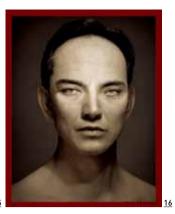


摄影世界 2014.11 **87**









13-16《自拍像》

OK Harris 画廊虽拒绝过李小镜的街头流浪汉作品,但是,却也破格把他的个展《十二生肖》塞进了展览行程。成立于 1969 年的 OK Harris 画廊是李小镜的福地,老板 Ivan C. Karp 是曾发掘安迪·沃霍(Andy Warhol)的人,同时,他还培养了在波普艺术界大放异彩的 Roy Lichtenstein,Robert Rauschenberg 等人。

而从某种意义上讲,是李小镜选择了 Ivan。他曾听过一个关于 Ivan 的故事,就开始锲而不舍地叩响 OK Harris 画廊的门。即使是在开放的纽约,肤色仍旧是一种文化潜规则,作为亚洲人,李小镜在选择画廊时,不仅考虑到对方的艺术眼光,还有胸襟。马里兰州艺术学院艺术系主任想要跟 OK Harris 画廊合作展览一些美国当代黑人艺术家的作品,结果 Ivan 的回答是: 我只知道好的艺术家和不好的艺术家,不知道黑人艺术家。"Ivan 有一种很开放的心态,所以我想去他的画廊做展览。"

《十二生肖》的展览让李小镜一夕成名。

两个礼拜后,《美国摄影杂志》(<u>American Photo Magazine</u>)对他进行了专访,那期杂志的主题是:未来的摄影。之后,欧洲的画廊也纷纷来找他。

"纽约就像一个大窗口,如果你有作品的话,全世界都会 看得到。"

李小镜不服输的性格其实很强,特别是在受到挑战的时候。 1995年,李小镜创作了《缘》,一个长了多个乳房的裸体女性。 "但 Ivan 不给我展,他的助理私下给我讲,你不要失望,Ivan 不愿意展览摄影人体的,他是基督徒。我想,你不展人体,那 我就做《源》。"《源》是关于人类进化史的动画视觉影像, 通过这个作品,李小镜完成了个人主题、风格的一次大转型。 Ivan 最终被作品征服,最后展出了《源》中的人体。

纽约是推动李小镜继续向前的巨大力量,他说这个地方让 他不会自大。

世界上最优秀的人都会在纽约云集,李小镜还住在 Soho 区的时候,"我们家隔壁是纽约很有名的心理学家,纽约发生什么重大事件,报上都会登他怎么讲。对面是一个有名的法律学家,楼上是一个很有名的时装设计师,楼下是一个百老汇的音

乐作曲家。有次我跟我太太出去吃饭,旁边坐的就是列侬夫妇。 纽约就是这么藏龙卧虎,没有人会骄傲。它反而会敦促你进步, 最怕是不会进步。"

纽约的确是一颗动力强劲的心脏,每次我在曼哈顿随便哪个角落走一圈回来,都会充满了动力。如果要谈纽约如何造就了一位艺术家,李小镜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
做艺术家, 先得养活自己

什么事情在李小镜那里,好像都可以举重若轻。李小镜曾在四十出头,完全投入进艺术创作时,拥抱了庄子的哲学思考方式,参透了选择和割舍。"是庄子在保护我。庄子就是要看明白事情,他使我看事情能看透,这样可以让心情平和下来,不会去争。"

而当我问到,对他来讲,艺术创作最难的部分是什么时,他也似乎有了准备好的答案,"最难的部分,就是怎么继续下去。 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。为了继续,你要有所准备。"

李小镜所说的继续,是指在做艺术家之前,首先得有个办 法养活自己。"自己真正的理想不要停,只要有一天有机会的话, 就去实现它。"

然而,李小镜不止一次地搁置过作为艺术家的理想。

他在大学时就明白,做艺术家意味着要有很多牺牲,比如,不能够要求物质。作为一个在高中时就出版过漫画书的年轻人,李小镜大学念的是绘画专业,当他正朝着艺术家的目标踏实前进时,他在美国的两个姐姐突然写信回来说要陆续结婚了。"她们常会寄些美金回家,从她们结婚的消息,我得到的信息是,她们嫁出去了,我是家里的独子,那我凭什么去做艺术家?"

艺术家似乎都给人不负责任的印象。还在念大三的李小镜,临时转去了电视电影行业。那时候,他去了台湾一个电视台,在里面画卡通形象。同时,他画布景图的才能被好几家电影公司的导演看中,23岁的李小镜,同时成了三家电影公司的艺术部主任。

"当时是台湾、香港电影导演界'四大天王'胡金铨、白

景瑞、李行、李翰详的时代,他们都曾找过我帮忙。那时起我就开始寄钱回家,想要跟爸爸炫耀一下,就让他帮我把钱存起来,说去美国留学用。我听过爸爸跟妈妈讲,他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"

父亲的这句话对李小镜来讲,可能意义重大。除了履行作为儿子对家庭的经济责任,还有更深层的心理满足。李小镜是家中的独子(另有三个姐妹),他的爸爸是军人,一直把儿子当成兵来看,而这却把李小镜推到了一个反方向,使他养成了叛逆的个性,成了从小在班上最顽皮的学生。"很多时候我做一些事,都是为了给他们看,因为没人看好我。"

在台湾事业发展顺利的李小镜,很快去了美国。他看到国学根基很好的胡金铨导演在帮一个女生改英文推荐信,便问: "胡导演英文怎么都这么好?"胡金铨回答:"我在美国呆过7年,我看的'三民主义'都是英文的。"李小镜才知道,胡导演之前是演员,后来决定息影后,去美国的新闻处图书馆,做了一个小小的馆员,在那里读了7年书。

"那时候我就觉得,这辈子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,就是没有好好念过书。我身边的人都说,李小镜光有一些才气,但是没有什么深度。"

当时,台湾一家电影公司的老板,请李小镜做下一部电影的导演。"当时我在想,我连什么是男欢女爱都没有经历过,我怎么做导演?我说我要出国念书,念完书回来给你做导演。那时候我23岁,觉得自己要经历过、碰过、闯过。种种原因加起来,我就来了美国,再也没有回去。"

大四毕业,服完兵役,李小镜从事电影业短短一年半不到, 就去了美国,到费城念艺术。

"为了缴学费和生活开销,一开始,能打的工我都打,在餐厅洗碗、端盘子,还有加油站。我还做过高速公路的洗路工,晚上没人的时候,我们就去把路上的硬石块、泥块铲松,再用水喷枪冲洗。完全是体力活,很少有人打工会做这个,多半是在餐厅。"

李小镜有着东方人的积极和认真,毕业之后,李小镜从费城到纽约发展,他进广告公司画插画,才一年半的时间,就从美术助理做到美术指导。当时,美国刚从 1970 年代的低谷中慢慢复苏,到了 1970 年代末期,经济发展扶摇而上。那是李小镜从事广告业的主要年代,也是美国的广告从插图变成摄影的时代。新公司为了挖角他,特地在公司成立了一个摄影部门,让他负责。

艺术,就是请客吃饭

李小镜在兜兜转转一大圈之后,开始进行纯粹的摄影艺术 创作。他的作品发展到现在,也越来越轻松,越来越自如。

而他说: "艺术就是请客吃饭。"当我听到他嘴里蹦出来这个极具大陆特色的语汇,还是恍惚了一下。

"为什么请客吃饭?我为什么做《十二生肖》?在纽约,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有,我在纽约的第一次展览,就等 于是请他们来我家,我端出来的菜要有特色。对一个华人艺术家,别人的期待不会是法国的南方小菜,我就做了《十二生肖》《审判》《108 众生相》。之后杂志在介绍我时,就会说一个华人艺术家,从东方文化传统取材等。但我一听,就觉得,以后我就不要这样子。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祖坟拿出来卖?我就做出了《一个人的进化》《夜生活》。"

"我做的是中国古典的文化、民俗、信仰,这三步走完了,就开始讲西方科学论证,探讨我们的过去,当下。夜生活就是当下,都市丛林里发生的事情,人在某一时一点上,兽性会露出来。接着,我再走到《丰收》系列,这是一个与未来有关的概念。"

"后来,我发现我的作品里缺少皆大欢喜的东西,所以,我又做了《梦》《马戏团》系列。我希望在能够创作之年,再请一次客。"

这些看似内容迥异的作品,实则体现了李小镜的个人"演化"。在他看来,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,就是在纯粹的创作中,不断突破自己。

到李小镜家之前,他带我去了位于大楼地下室的工作室。 宽敞的工作室内,拍摄工具已经逐渐被李小镜运回台湾淡水的 新工作室里。这意味着李小镜会慢慢把工作重心移回台湾。这 位在纽约居住了四十多年的艺术创作者,在年届七十时回到台 湾,并不意味着停止创作。他正在准备下一次的"演化",准 备下一次的"请客吃饭"。

"到我这个年龄,我希望作品是可以上战场的'部队', 里面要有很多不同的军种。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这样一个'部队'。"**ia**



李小镜 傅尔得 摄